

毛

詩

說

周官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子刪詩取風雅頌而不收賦比興蓋亦春秋得半之意也詩之興書其立教功用兼同然書僅百篇且列三代若詩則周詩三百之外未附商詩五篇而已豈以性情詠詠世彌近而感彌切耶又小雅有無詩之篇題六先儒以爲有聲無詞非也有篇題者所以備小雅之盈八十也刪詩詞者所以正全詩之止三百也觀魯論屢記子言詩三百乃愈知商詩五篇之爲附而不與於刪詩之定數者蓋孔子之刪詩與書本以輔春秋也春秋者名取乎魯史者也是故存蔡仲之命而知禮樂之在魯存費誓而知征伐之在魯去讀呂命而兆齊伯也讀文侯之命而兆晉伯也讀秦誓而兆繼周也此典

禮時世與春秋之終始可徵者也。若詩則因其篇次究其體例。因其文詞研其旨趣。而王者宅中圖治之法。英傑乘時利濟之權。與夫盛世典章衰朝叢弊。春秋即書其事。而或不能盡其情。春秋縱編之年。而或不及詳其原委。三百具在。得其歷歷可証者。而其所不及証者。當亦不難舉隅。而反身至乃本之倫物。為小子之始。摹擬其詞華。亦文人之韻事。要皆非聖人刪詩之初意也。而況姑剽率其理時事。違其實而能底幾克當者。幾何哉。今三家之詩既亡。惟有毛公是據。而序固多不詞。傳箋亦且或晦或支。不能無失。茲說直抒鄙意。不敢專主一家之言。庶可使全詩之脈絡貫通。而一篇一章一句之意。分而接之。亦無不各成其解。而後知其大指與。

春秋不必求合而自不相背。乃正相與傲也。嘉慶戊辰嘉平下弦  
後二日丙辰武進莊有可

毛詩卷一

詩本孔子所刪定今加係之毛何也詳傳學所承受也傳詩者有四家毛最晚出而其學獨傳者蓋其說視三家爲近是也孔壁中所藏科斗文漢儒已不能讀則今毛氏所傳亦俗儒之遺讀未知其於刪定之章句文字能一一無誤與否然非此則更無可據也故特標之

國風一

國者地理之界限王者因以分治者也風者天氣之鼓吹君其國者因以出治者也地有十二去天有十二風理氣之凝中和清淑是以人物生成而運會所迫亦不能無偏戾鬱洩

通不及之患。惟聖人因地制宜。順時行令。斯能參贊化育。爲  
太平之治。否則拘於土風。而自操之。其國不同。其風亦異。而  
盛衰存亡之故。亦即於斯可證焉。

周南一之一

周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今爲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后  
稷之儂。古公亶父始居之。至武王以爲有天下之號。南自  
周而南也。周之初興。若則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臣則虞。號  
周。召。畢。榮。望。散。而妃匹之賢。又有大姜。太任。太姒。邑善。爲  
之內助。故政治之隆。至奄有天下。而其從風而化。則實始  
於南也。十三國止。稱本號。而周召又言南者。列國圍於土

風自治不暇。惟周召能自治。以及人。故詩樂亦即舉所及以名之。耳。周之盛也。化始於南。其衰也。叛亦先於南。蓋治亂之效。自近及遠。一定之理。故聖人刪詩。始自周南。而教人學詩。先於二南。加詳云。

關雎五章章句

關雎。文王嗣位求賢妃也。古者世子未成。君止其妾御而已。必即位而後正昏禮。以親迎。重夫婦之倫。嚴嫡庶之辨也。文王念妃匹之際。生民之本。政治之原。故求之勤。而形之咏歌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文王太姒之德。又周有天下之基。故刪詩。斷始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並立貌。雎鳩。主雝屬也。性摯。有別喻夫婦也。河。大河也。洲。河中地。河流迅而無常。故多洲。窈窕。淑貌。淑。善也。女。室女也。君子。謂爲君者之子。有君貴者也。曰。子者。承先君之重。貴克家也。好。嘉美也。逑。當作求。六禮以先之也。女。既淑。則君子必當以禮求之。文王以自喻也。華國在洽陽涇溪。與河接近。是淑女。即指大姒言。蓋大姒雖未字。而今聞已彰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參差。三不齊也。荇。水草。接余也可采而食。曰。菜。左右流者。水流則左右流。則右柔順且潔。亦喻淑女之德也。寤寐。志壹而神。



不寧也。寤寐求求之切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求之切則慮其不得矣。盥淑女之求者必取而又恐已德或未可配也。服如衣服之服。言著於身而不可離也。未得而寤寐思服。思之切也。悠久也。思而不得則又思之久也。輾轉借車輪以喻心之不安也。反側身不安也。不得則不安。志在必得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采取也。左右采取之詳也。猶取女之備禮也。琴瑟近御之樂。聲歌也。友。敬愛如兄弟也。言采以喻女之始至。故君子當以友之。

者親之

參差待養。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芼烹飪成菜也。左右芼雜肉爲羹而咸宜也。鐘鼓皆金奏。非一人之事。樂則門內皆至。和而大順也。芼而成菜。淑女至三月而成婦。友之而至於樂。則夫婦之道得而家齊矣。蓋淑女雖有宜家之德。而能樂之者仍在君子也。

夫求淑女。固爲內助也。然友之樂之。則刑于之化至矣。易之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其闢之謂乎。是文王之本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大姒即事賦詩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藤蔓可治爲履。覃厚。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也。黃鳥。鷦  
也。灌木。叢木也。喈喈。聲之和也。大姒因治葛而追叙葛之所生  
并及其地之景物而乔木繁茂。禽鳥和鳴。已昭盛世太和之象。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萋萋茂密貌。刈。斬獲也。精曰絺。粗曰綌。數。厭也。此叙治葛成  
服之事。朱子曰。親執其勞。知其成之不易。是以心誠愛之。而服  
之無斁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斡我衣。害斡害否。歸寧父母。

言內言之地。櫛內也。師。女師也。薄。迫也。汚。煩。櫛。以去汚也。私。燕

服也。澣濯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問安也。此叙歸寧之事。告歸不自專也。告師氏而使告明有別也。或污或澣。或否於事。無不詳慎也。蓋寧父母之心雖切。而歸事又未嘗不豫也。

此大姒閒居賦耳。而叙述詳。辭氣和平。淑慎之真。無不流露焉。是故治締綌勤也。服污澣儉也。告言歸順也。寧父母孝也。此大姒之本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文王薦賢蒙難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蔓草。采耳亦可入。麴藥爲酒。噴散也。筐方

竹器嗟歎聲懷思也。人賢人也。寔置周徧行列也。屢米卷耳而尚不滿乎頃歎之。道喻賢人之難得也。卷耳比賢人。即古文尚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蘖之意。又歎言我之薦人固思以賢人寔之於君而使之各居其列也。此美里之難所由致。故推本言之。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山行曰陟崔嵬險峻也。虺隤寵乏貌。姑乃通多也。金罍酒器刻雲雷之狀而飾以金者永長也。君位尊而紂威尤暴。故以崔嵬喻之。微辭也。陟崔嵬而馬虺隤。喻周行非直不寔而已。反蒙難也。第懷人而不能寔。則求所以寔之之懷。益永乃徒使我馬虺隤。是懷之雖切而亦不可不已者也。酌金罍以不永懷。其正永。

於懷乎。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高之至也。玄黃。玄馬而黃。勞極而變色也。兕。野牛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傷。傷無格君之術也。高而爲岡。則非特崔嵬而已。玄馬而黃。則非特虺隤而已。兕觥則大於金罍矣。自傷則不止懷人矣。

陟彼硯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硯。列石也。瘠。瘠皆病也。云何。不知所以言也。吁。憂歎也。列石難行。瘠痛困甚。復何言以回君心哉。惟有吁歎而已。蓋紂之剛。復非言辭所能動也。蒙難止言。馬僕此聖人忠厚之言。亦素患難。

而行之至德也。云何而吁。蓋萃憂君。非僅憂家難也。

文王遭美里之難。而猶懷賢憂國。絕無愆君之意。此止敬之臣則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大如美文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周南也。木下曲曰樛。葛藤繫繞也。只。古咫字。近也。八寸爲只。去尺最近也。君子。謂文王也。履。身所履也。指日用常行而言。綏。固結也。大如。以樛木喻文王之下濟。以葛藟喻已之上附。故以得配君子爲樂。而徵福履之綏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將迎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樂。履成就也。

木樛葛附。則夫婦和順。而家道正。宜其樂也。樂則居易致祥。而所履皆福。采藟之荒之。繁之。謙辭也。綏之。將之。成之。頌辭也。此順承之妻道也。

蝻斯三章章四句

蝻斯。腰委美大如也。

蝻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蝻蝗也。一生九十九子。斯分張也。說說飛向上聲。爾謂蝻也。振起動意。振而又振。繩而又繩。蟄而又蟄。皆形其多也。

蝻斯羽。芎芎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芎芎飛墜下聲。繩列生貌。今農人於土中挖出蛹子。皆如繩也。蝻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羽動股聲。蟄藏也。蝗不出即蟄。雖蟄不死。久仍出也。

蝻本秋蟲。以羽作聲。羽者附身之物。非身之主也。而聲由之出。猶大如雖有聖德。而不妬之令聞。仍由眾妾之多子以成之也。眾妾之子。皆大如之子也。故曰宜。樛木美文王。而文王之德見矣。蝻斯美大如。而大如之德見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美之子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實可食夭夭木曲直貌灼灼美而盛也華花也華灼喻容美也之子猶言是子蓋公家之女也女以嫁為歸從夫為重也宜

和順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實大也實實喻宜子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盛也葉蓁喻媵御多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文王大妣之德盛而女公子之嫁也亦宜其家則德化自家而國矣

兔置三章章四句

兔置志切求賢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趙趙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整飭貌兔小獸前足短置網椽擊也丁丁椽杙堅正也趙趙武貌武夫強勇之士公侯皆五等君爵之尊者干盾也干城皆扞外衛內之具也言兔者猶知設置以網兔喻人君於賢才尤不可不羅而致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趙趙武夫。公侯好仇。

施設也。遠九遠之道也。仇同。迷君之求，臣與夫之求，婦同。故尚書典謨稱臣皆曰：女承上章而言，椽且設於何所？其在中遠大道乎？武夫可爲干城，而公侯能不以爲好迷乎？

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隱僻之地。腹心，同心一德也。中遠不已，而又中林無地不旁求也。求之既得，而以爲腹心，信任之至也。

此詩疑亦文王所作，稱武夫以才言也。其曰干城好，仇腹心，皆想慕之辭，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意。此其所以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而成多士之寧乎？

朱莒三章章四句

采芣芣才取而采取無已也。

采采芣芣。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

芣芣止當作不呂無用之炒米始求有既得也。喻賢才必求而後有雖無用之物時猶有用也。

采采芣芣。薄言掇之。采采芣芣。薄言持之。

掇拾也將取其子也。喻賢才見則必取也。

采采芣芣。薄言結之。采采芣芣。薄言禰之。

結以衣貯而執其衽也。禰以衣貯而扱其衽於帶間也。喻賢才既多取之不可有遺也。

此詩疑周公所作。其有吐哺握髮之勤乎。是周之極盛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刺昭王娶房女爲后而又南征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謂江漢之間。上疎無枝曰喬。休息也。息當從韓詩作思。語助也。有鄭重而言之意。喬木無蔭。故不可休。漢源嶠。江源岷。游蕩也。女而游非不出之義。與窈窕淑女相反。故不可求。昭王娶於房。其國近楚。國語言丹朱。馮身於房后而生穆王。語雖近誕。然其好游而不淑。蓋亦可見。冰水塘也。方並舟而行也。漢合江則廣。江入海故永也。歷言不可深戒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傑出強梗貌錯雜也楚木小而勁者之子謂昭后秣飼也馬從嫁馬也楚木雜於薪中特出強梗當新刈之以喻南方荆楚諸國梗化不服當征誅之不暇今乃反娶其女爲后而秣其從嫁之馬乎蓋游女雖不可娶而房女已爲后故直禮其于歸秣馬也若南征則禍不可測故下四句不易一字而又再三言之

翹翹錯薪言刈其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萋萋蒿蒿之堅大者駒鳥之小者

西周之治。至昭王而始衰。荆楚始叛。而其本由於房后之不淑。遂致南征。沒於漢水。是時周之天下猶全盛也。而昭王首離其禍。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以陰教爲首務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傷西周之亡。吾秦能勤王也。平王東遷。棄西周於秦。使自有之。西周人送王者。傷周之亡。吾秦之至。而作是詩。

邊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邊循也。汝水之源甚夥。若爲東遷所經之地。當在今陝州屬盧



氏靈寶懸間墻大防也條木之幹也枚本也曰未見追溯之辭  
君子益指秦襄公也怒飢意也調一作輜重也言伐其枚譏平  
王之棄西周爲自絕其本也平王去而西周無王矣未見君子  
怒如調飢者周既遭亂苟又無君以主之是重憂也

邊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餘遐速也平王雖東使少留一二重臣以鎮其地是尚有餘  
業也今盡室不顧委之於秦則伐肄無餘矣及見秦襄公而後  
吾襄公之有志興復殊異平王君臣之棄之而速去也

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鱮也賴赤色魚勞則尾亦主宰謂西周也燬毀於火也凡物

之較不完具而已較於火則成灰燼復何有哉。父母者親愛之辭。卽君子也。孔甚適近也。魴魚賴尾喻民勞也。王室如燬傷國破也。曰孔適則不特不遐棄而已。讀末二句而知西周之民忘周而戴秦也。

西戎之難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此詩所由作也。夫以周先王創業之難。而平王棄之如此。其易於以見民心之無常。主。而此詩爲萬世之龜鑑也。

麟趾三章章三句

麟趾美文王子孫之多而仁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靈獸。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盛興貌。于同吁。于嗟歎美辭。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額也。麟有額而不以抵也。姓子姓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一角。角端有肉。族同宗有服者。

此詩本美文王子孫而作。亦文王時詩也。聖人取殿周南。傷周之衰。今不同於昔也。故重于嗟之歎。有斷章之義焉。召南駉虞亦猶是也。

周南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周之興也以陰教爲齊家之本以求賢爲治國之先而  
卷耳蒙難不忘薦賢爲國尤爲臣則之極此其所以有  
天下也及其衰也游女先之其亡也國無人焉夫亦可  
以觀世變矣采芣以前詩列八篇詳開創之艱也漢廣  
汝墳止存其二警衰亡之易也十篇之中政教得失之  
效已爲完備殿以麟趾者猶春秋絕筆於春狩而周易  
終於未濟也故召南以騶虞國風以豳二雅之後殿以  
周頌皆斯義也

召南一之二

召即召公奭之采邑今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周爲國號召爲  
卿邑周爲君立本者也召爲相出治者也故周南皆周人所  
作而召南皆南國之人誅周之詩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幸國歸大妣吳文王親迎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鵲鳥善爲巢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喻君有國  
而夫人歸之也。之子謂大妣也周禮軍法二十五人爲兩二千  
五百人爲師若行師從故百兩也御御車也昏禮壻親迎授婦  
綏御婦車周輪如儀而後授僕重其事也

維鵠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並居也。猶男女居室也將迎也。

維鵠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謂從賸多也。成昏禮成也。

鵠巢百兩之御。女歸待男行之義也。禮始於謹夫婦。開雕求  
淑女。鵠巢御百兩。其必以大昏爲大。親迎爲重乎。

采芡三章章四句

采芡士妻助祭公宮也

于以采芡。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芡。鴨蓴也。始生可爲菹。沼池沚渚也。事祭事也。

于以采芻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宮廟宮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被也。即次也。士妻助祭於公之首飾。僮僮。踈敬貌。夙夜。卑夜也。謂昏時祭必向晨而豫度夙夜敬之至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歸祭畢而歸其家也。當祭而踈敬。祭畢而舒遲。和敬合宜也。

士妻助祭能敬則士能正其家矣。故士射以此詩爲節。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女教成於宗室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藻皆水草。蘋萍之大者。藻聚藻也。澗水。厚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鈇及釜。

筥。圓竹器。湘。烹也。有足曰鈇。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大宗。大夫之祖廟也。室。廟中西夾室也。牖。室中之牖。

所謂與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女。未嫁之稱。教成之祭。猶學。

士之舍菜。故止以季女尸之。采蘋藻奠之。牖下而已。

大夫女將嫁。必先教於宮室。教而有齊。則大夫能正其家矣。

故大夫射以采蘋爲節。采蘋。次采芣。先公室而後私家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南國喜見文王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嘒嘒蟲食草聲。趯趯躍貌。大陸曰阜。君子謂文王也。忡忡憂貌。覯。過降下也。言食草有蟲躍阜有螽。喻殷政貪虐民不聊生也。未見而憂望之切也。既見而降。慰所願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南山終南山也。蕨菜名。惓也。惓惓猶忡忡也。說同悅。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似蕨而差大夷平也按蕨者厥也拳曲不獲伸遂之狀薇者微也衰弱不能盛大之狀三物難生似之凡詩引薇蕨爲興者皆勞苦告哀之辭也曰既見而又曰既覯者非特一見而已又有遇合之感焉三章重言深幸之也

此詩當在采蘋後蓋錯簡也今改正鶴巢之三止言家道之正以齊家爲治國之本也至草蟲而文王之化始被南國象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南國美召伯也召伯布政南國偁舍甘棠之下南

國之人思其德故愛其樹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葉盛能蔭物貌。甘棠。杜梨也。白者棠。赤者杜。翦。翦枝葉也。伐。伐條幹也。伯。即伯仲叔季之伯。葦。草舍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敗。壞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愈深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拜。屈也。說同。稅止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草蟲。吳文王。甘棠。美召伯。主治者文王。而宣化者召伯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南國不善股政也。股王暴虐羣小用事讒慝多而

獄訟繁南國化於文王故不從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浥浸潤意。行露道上之露也。以夙夜之行。被厭浥之露。喻勤

於服事而反被浸潤之譖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

家不足。

雀鳥之小而淫者。角能抵觸。爭勝之具。喻小人之淫而善爭也。

雀本無角。而能穿屋。則無角。如有角矣。女。即指飛廉。惡來之屬。

無家。非若伊巫諸族之世臣。舊德也。誰謂云者。要恃有權也。速

我獄速於致獄能作威也室家不足如雀之浮則惟薄不修不能正家焉能服人乎醜之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鼠獸之小而貪者言牙猶以口舌傷人喻小人之貪而善讒也訟實是非也讒言多莫須有故速訟也不從心不服也

此著殷之暴亂天下所由叛故文王化行南國而三分有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南國美文王朝商有威儀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小羊也。皮可爲裘。禮表裘不入公門。必加朝服。朝服以白。裘與服稱。則羔裘亦白。素絲裘當芻見美之飾。色欲純。故絲亦素也。紵。練。高出皮上之狀。五者。命數之節。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及其入朝。皆同子男五命。廉於至尊也。退食。食禮畢而退也。商之賓諸侯。以食禮爲大也。自從也。公內三公也。王不親享。則委之三吏。委蛇。雍容也。不迫有威儀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皮無毛曰革。去毛以飾絲也。絨。域也。飾絲如界域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兩皮合處也總聚也

行露惡股人之牙角羔羊美文王之妾妣諸侯雖欲不叛商而歸周不能也

股其雷三章章六句

股其雷南國閔文王遭夷里之難而望其歸也

股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股雷聲寓紂之國號而言也雷喻紂之震怒也山南曰陽在  
山陽言其近也何何故也斯語辭違不順也違暇也振振仁厚貌  
君子指文王也言股雷震近南山不知何事不順於其心也莫  
敢或違者非特文王服事之忠即南山諸國從周事股者亦莫

敢或遑也再言歸哉底幾免難而歸望之切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或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息休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處居也

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奇  
謂愛之請此詩可謂愛之至矣此文王免難之由也而史云  
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不亦妄乎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急取士以待貢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標有梅其實七分求我庶士。追其吉兮。

標擊取也。梅實酢可和羹。求士取與。標梅即古文尙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之意。庶取也。追猶殆也。將也。吉吉日也。擇吉以聘也。梅實取三留七以喻求士擇吉敦聘不苟也。

標有梅其實三分求我庶士。追其今兮。

梅實取七留三以喻求士即今旁招不敢慢也。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追其謂之。

堅既也。盍也。謂之與之語也。梅實頃筐盍取以喻求士與語有一言可採不敢遺也。

諸侯急於求士天下無遺賢矣此詩猶周南之采芣亦有周

極盛之治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廢妾安命也

嗚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嗚當作曄。微明也。日象君。月象嫡。故廢妾以星自喻。小光小也。三心五噉。喻嬪御之有班位也。宵征。夜行也。宵征在公。所以均寵百姓。先王之制也。寔。同實。命。天命也。不同者。不能同沐君恩。則嫡之專妬也。

嗚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參與昴。四方二宿名。衾。被也。裯。牀帳也。抱之。以侍御也。猶。謀也。備

內官而不御叙是命不謀也

官人賈魚不敢當名禮也不可云命不猶矣若嬪婦有位而不御能無怨乎此怨詩之始也而辭旨溫厚若不見有怨者然於此見禮教之隆先王之澤之深也其周室始衰內教始替乎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待年之媵怨嫡不與偕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水決復入爲汜以江有支流喻嫡有妾也之子謂嫡也能左右之曰以言始雖不我以其後當自知非禮而悔乎猶望之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小洲也與與俱歸也處安居不悔也嫌疑之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江之別流不復合者故終以喻不過也過適之而與俱歸也嘯感口出聲以舒憤也終不我過故嘯也嘯而無益故仍歌以自達也

小屋備膝而不御江汜待年而不歸則嫡之專妬甚矣三章皆以江起興蓋膝女近汜葦之子即謂昭后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刺士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麕。獐屬。茅。香類。包。裹也。春者。天地交泰。萬物交感之時。故女亦有懷也。吉。吉美士也。誘者。因其懷而引以不正也。因春有懷。雖不及淑女之貞靜。亦人情所不自已者。乃名爲吉士。而以不正引之。則壞禮義之防。棄廉恥之道矣。

林有樸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櫟。小木也。無角。麕有角。鹿純束。包之固也。如玉。言無瑕也。女之懷春。雖發乎情。猶止乎禮義也。夫麕鹿微物。愛之者猶不忍污。乃名爲吉士。既不自愛。而并不爲人地乎。深罪其誘之傷俗敗倫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

舒和緩也脫脫善誇貌醜之也感動悅中尫犬也末二句設爲女子拒之之辭言無禮之令犬猶知吠乃名爲吉士而曾犬之不若乎深疾之也

周衰禮廢始自膠庠士之敢行無禮者必有所恃以無忌憚也然風氣猶淳人心猶平故時人乍見而深惡之形於歌詩以爲譏刺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穠矣傷東周之弱諸侯無王主迹遂熄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禮盛也。一作禮。唐棟移也。曷何肅敬。雖和也。姬周姓也。春秋莊  
公元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元年王姬齊。襄公夫人也。十  
一年王姬齊。桓公夫人也。此詩所咏。本歸襄公之王姬。譏創始  
也。若聖人刪詩。則又重在桓公。以襄公爲不足責。而桓公則創  
伯無王故也。禮諸侯親迎。必百兩御之。況尚王姬之貴乎。曷不  
肅。雖王姬之車云者。言以王姬之貴。曷不待侯氏之親迎。而顧  
如媵妾之賤。止見車之佳乎。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李實可食。王姬本桓王之子。平王之曾孫。而曰孫。統曾玄而下  
皆孫也。齊侯之子者。襄公名諸兒。桓公名小白。皆僖公之子也。

不直曰齊侯而加之子者正名定分也。襄公雖僖公嫡子，然未嘗誓爲世子，迨僖公卒終喪，又未嘗以士服入覲受命爲侯，則齊侯之子而已。若桓公本僖公庶子，因亂篡國，尤爲非正。故襄公雖嫡而不可云世子，襄公桓公雖俱爲君而不可稱齊侯。專王命也。平王之孫，天孫之貴也。齊侯之子，則賤之至矣。以至貴而廢乎至賤，則王室之卑甚矣。

其鈞維何維。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此又以鈞喻而傷之也。緡，綸也。言鈞之以絲，甚微者也。而今之絲直變而爲緡焉。曰伊異而性之也。於何見之。以齊侯之子之賤，而竟敢廢平王之孫之貴也。詩人不斥桓王而曰平王者，東



周王迹之熄平王爲之也

汝墳作而西周亡何彼穠矣作而東周卑於列國王迹熄矣故汝墳咏王寔此詩咏王姬見二南之盛不可再而衛風之後主風列焉與諸侯無異也此詩兩舉平王又以見西周之亡東周之弱皆平王自取也王迹熄而伯業興故二南之詩終於平王而春秋之作真詳於桓文也周南終於秦興繼周者秦也召南終於齊伯創伯者齊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主時田也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之三。召南雖化行南國而齊家爲本也。章蟲以下君美文王。臣美召伯。殆所謂日闢國百里者乎。至小星江汜與媵女之怨。歌野有死麕。刺吉士之無禮而政教始衰矣。然作俑者嫡先於妾。男先於女。則影之不端。由於表之不正可知也。殆王姬下嫁有同賤媵而東周不可爲矣。春秋能不作乎。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邑。本股環都舊地名。北謂之邶。西謂之鄘。東謂之衛。邶城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東。邶殿也。鄘墉也。衛

護也猶漢三輔也或云即沫邦邶沫音同亦水名武王封  
康叔於衛邶爲屬邑鄘益亦爲屬附庸三風之詩本統於  
衛而必加列邶鄘者存前朝也存前朝則知所自來矣然  
則何以風不列宋白宋雖有風不可錄也欲錄其詩之合  
於大義者則且傷宋之衰念商之舊也故聖人寧於三百  
之外別錄商頌五篇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石碣憂國也莊公夫人莊姜無子以弟子完爲己  
子莊公惑於嬖妻妻子州吁有寵完雖爲世子而無威  
故石碣憂之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汎流貌。柏木爲舟。堅緻任載。汎其流者。無人操作。則隨流而汎。  
茫無依薄也。耿耿。小明也。心有憂則身雖卧而心常耿耿也。隱  
深幽不可見也。傲。猶非也。敖。同遊。敖遊亦以解憂也。水以載舟  
亦以覆舟。故古者喻君多言舟。以君道如涉險而多危也。此指  
桓公而言。以柏爲舟。舟之美者也。然使之不安其位。則汎流之  
舟矣。能無憂乎。不直曰隱憂而婉其辭。曰如有者。暮弑之禍。不  
忍逆億也。又曰非無酒。以敖遊。則其憂無時或釋矣。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達彼之怒。  
鑿。鏡茹。納也。兄弟同姓貴戚之臣。據。依憑告也。心雖非鏡而照。

物自明不可茹。猶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兄弟不可據。俱庸碌貪鄙。止知目前固位。不計將來大患也。往愬逢怒。則非特諫之不聽而已。彼謂莊公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棣棣有序。貌言尊卑各有定分。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也。不可轉不可卷。言止知大義不能依阿從亂也。不可選言嫡庶自有定分。不可寵庶奪嫡有所選擇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附州行者。閔病也。辟忤心也。擗擊也。愠

于羣小植公見惡於州吁之黨也。觀閔受侮則州吁恃寵而驕。閔侮乎桓公也。寤辟有據。憂思之深。不自知其沉痛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居諸猶言高明也。迭更微。腐也。匪澣衣。衣既汚而未澣也。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日天子之象。月諸侯之象。是時宗周既衰。而衛又將有篡弑之禍。故云胡迭而微也。思之切。曰思服憂之切。曰如匪澣衣。皆以衣喻其不能去也。不能奮飛者。指於國為貴重老臣。義不可去也。

石碯純臣也。其於州吁篡弑之禍。久已見微。知者矣。但大權既不屬而在位諸臣。又無一可據者。未能不極之隱憂也。卒

諫州吁而立晉可謂不負其志者哉。抑繼二南首錄此詩。重臣則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莊姜失位自傷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衣禮衣也。古者男子禮衣皆禡象陽奇也。婦人禮衣皆袂象陰偶也。衣袂故有褻鞠衣色。黃后夫人親桑之服。綠則禮衣無是也。以綠爲衣而黃爲裏。則禮褻易用。猶莊公愛妻而賤嫡也。憂非怨失位也。有後患無窮之慮焉。已正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上曰衣下曰裳。裳雖有黃而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妾專於嫡矣。亡猶忘也。

綠兮綠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女謂莊公也。治滌染也。此探本而言也。綠本不可染。綠而欲治之爲綠。則必至爲衣而後已。猶妾本不可嬖之太甚。今莊公必欲縱而嬖之。則不至奪嫡不已也。俾使訖過也。思古人以期無過。亦聊以獨善其身。家國之患不能代爲謀矣。

緜兮緜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淒寒意。緜緜過風而寒。喻已失位之象。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

庶幾於心無不自得也

莊姜失位不怨而能以無說自勵古人自獲可謂賢矣故禮必始於謹夫婦辨嫡妾此著州吁篡弑之由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莊姜送戴媽也州吁既弑桓公桓公之母戴媽遠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作是詩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鳥也。重言燕燕。莊姜以喻己與戴媽也。飛分散之象。差池。分散也。居常連翼飛。則各張其羽而散。以喻戴媽之歸也。之子。指戴媽也。歸。大歸也。

燕燕于飛。頤之頤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頤仰頤俯兩燕相憐不忍遽分之狀將送佇久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亦兩燕相語之意于南陳在衛南也。

仲氏任之。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戴鳩行也以恩相信曰任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此美戴鳩之賢而又述其留別之語也思先君者言身雖遺棄尚當以先君為念也。

此存州吁篡弑之案又以結上二篇起下二篇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右稽怨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乃如之人兮。斥州吁也。逝語辭古處。以古道相處也。篡弑之賊而  
止云不古處者。難於質言也。定。定君位也。厚嘗問定君於稽。故  
曰胡能有定。以日月喻君之臨下。如州吁之不古處。而欲定爲  
君。豈其人乎。去寧不者。猶冀其我顧而去州吁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冒。覆也。不相好。拂人性非人情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月出自東方猶帝出乎震也以喻人君必自世子即位未有  
篡弑之賊可爲君者也。已所行曰德。人所稱曰音。無良言篡弑  
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言篡弑之人豈能定位而竟以父爲可  
忘而不念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畜養卒終也。怨厚之至無可歸咎而歎父母養我不終也。迷者  
所以終前人之事也。故父尚作而子尚述報之以不述是必助  
亂賊而不可回者也。深怨之也。

此詩雖怨厚而懇切訓導猶有冀其去州吁而改過遷善之  
意。蓋父子天性或庶幾其逋於罪而可免於死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石磻思厚而猶思之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旣浪笑放。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風也。暴疾旣威。浪蕩悖傷也。終日如風之狂絕無畏忌也。顧我則笑者。父亦可侮也。如是而爲己子。能不中心悼乎。詳舉厚之惡德。而不及助逆。不可言也。言風言暴在其中矣。終風且霾。忽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南土蒙霧也。亦喻昏暴之狀。忽然肯來者。一隙暫明。有時來見也。然來者其偶而我旣莫往。彼亦莫來者。其常故又不能不思之。非止爲不來而思。正思其莫來之風霾。更不知何如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曠日爲重雲所蔽而晝昏也不日有曠猶言無日不曠也皆以喻昏亂之極願猶原也再也嚏噴鼻也人氣感傷閉鬱又襲風邪之所爲也寤言之則不能寐再言之則至於嚏憂傷之甚也曠曠其陰也寤寤其寤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陰而曠曠昏黑之重陰也雷而也也暴毒之震雷也喻厚惡日深而甚也懷憂思也

終風作而石厚誅罪在不赦也所以美石碯之大義滅親而尤嚴鋤亂賊之羽翼也故惡州吁無詩而惡石厚有詩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久役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鏜擊鼓聲。踊小躍大。用兵之狀。兵戈戟之屬。土土功國。國中  
漕邑。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南。行。平陳宋也。擊鼓者。集從行之人  
也。用兵者。飭啟行之具也。或土國或城漕。人各有役也。獨南行  
尤行役之速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氏仲。行子仲。即林父等之祖。時行人也。平成也。合二國之好  
也。陳宋皆衛與國。以猶與也。禮。卿行旅從。子仲以國卿。合二國  
之好。而其旅從行。久不得歸。益合好尚無成。說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居不歸也處久居也合好無成說而久留人國故主人亦厭而待客禮疎至於喪馬也野外謂之林言馬逸之速也蓋牧圉俱以久役怠於其事而主國之有司亦不爲詔相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勞苦也子指其家而言成說猶成言也言夙有成言雖有死生契闊而不相棄也偕同也以下二章皆久役思家之怨辭也此追叙在家之言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同伸言今者契闊如此幾不得活前

約之信恐不能伸也

行役日久使事無成而令徒旅興嘆則國事可知矣春秋之初主迹已熄伯業未興強侯各擅糾合盟會蹟而使令煩故詩人之怨有如此者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孝子自責也時有七子之母猶欲不安其室而七子卒能自責以安母焉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稚弱者也劬勞病苦也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己幼時而言母生

衆子甚劬勞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聖嚴令善也。棘可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以喻己之無善也。母本聖善而已。不令。深自責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今衛輝府濬縣。泉出於地。猶能滋滋於地。乃母生七子。而猶使母勞苦乎。責己事母不如泉也。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睨睨。目圍好貌。慰安也。彼有目之黃鳥。猶能成百轉之好音。乃七子成人。而莫能慰母。則亦必無令聞。曾鳥之不若矣。此乃自

責之至而又以幾諫也。蓋爲母者即欲不安其室亦不忍子無令聞也。天性切至之言誠無不格矣。

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蠱者惑也。貞者正言之也。蓋母之有蠱一時情欲之惑非可正言之也。若七子之自責以安母可謂能幹母蠱而得中道者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士踈進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野雞。泄泄力盡而羽弛垂也。懷憂思也。詒遺也。伊指雉爲喻也。阻者不能前進之苦也。雉性耿介。雄者羽尤文采。故士取焉。

擊比其德也。然雄飛遠不過三丈，高不過一丈，即不能再飛，故以詒阻憂之喻。士好奔競，速進必有顛蹶之虞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君子有德之稱，雉雖能鳴，然亦不以音見長也。今乃飛而下上，其音喻士不務實學而惟獵取虛譽以干進也。下而友朋上而君相皆聞其名，展君子矣。然盛名難副而過情之聞亦人所恥，故曰實勞我心，深爲之憂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日月喻君也。悠悠我思，代爲思得君也。來至也。獵名躁進則倒行逆施，其道愈遠，終不能至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時士習大壞故呼百爾君子以象戒之得於心曰德行於事曰行佞害求貪臧善也凡干祿躁進未有不佞求者然佞求之用終不能臧故又言其不知德行而終為之忠告也不佞不求即德行也。

士為四民之首凡以興仁講讓國之所與立也士習壞則先王之禮教廢而國有亂本矣。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士急于祿不度時勢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甘曰飶。苦曰匏。皆瓜屬。匏苦故葉亦苦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屬危也。揭高褰其衣也。匏苦不可食。濟深不易涉。喻士當力學。庶爲甘飶。不至繫而不食。又濟有深處亦當量力而涉也。夫濟深非必不可濟。但徒涉有濡首之屬。不可不謀其具也。若淺者乃可揭衣而過耳。苟視深如淺。鮮不沒焉。

有淵濟盈。有爲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淵水滿貌。爲雉。雉聲濡沒也。軌車轍也。雖雉文從隹言鳥之小者。牡文從牛。謂獸之大者。濡軌有漬沒之患。求牡則非類不應。皆勢必不行之事也。若濟盈而莫不濡軌。以必於濟。雉鳴而必求乎牡。以望其應。則亦不自量之至矣。濟盈喻行險傲倖。求牡

喻提上不答也。

雖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雖雖聲之和也。鴈陽鳥也。旭日初出也。歸親迎以歸也。泮解也。此即士之取妻爲喻也。昏禮士奠鴈以昏。旭日始旦非其時也。且歸妻即不可過時而早之至者亦必迨冰未泮。若自夏以後皆非取女之時矣。上章喻不度勢。此章喻不審時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招招號名貌。舟子舟人濟渡者也。卬我須待也。此又以濟涉喻也。言濟既有舟。又有舟子相招。非無人共渡而徒涉可比。故人皆往涉而我猶不敢也。所以否者必得同志之友與之共濟詳。



慎之至而後庶幾利涉也。然則挾持無具，孤獨以往，而又違時犯難，其能有濟乎？

魯衛之士，他國所不能及，而猶有雄雉鉅葉之譏，則在上者於教術可不慎歟？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遂臣怨也。君不可怨，故託為棄婦之辭。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習習重沓相因也。谷風，谷中之風，寒風也。寒風沓至，陰雨相乘，喻艱困時也。龜勉，竭力也。言艱困之時，既竭力一心以相濟，則

今不宜有怒矣。葑蔓菁也。非葑類。下體根也。葑非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不可食。采之者不可以根之惡而全棄之。猶人不可以一善而掩大德也。末二句即同患難約誓之言。莫違猶莫逆。向死猶偕老也。逆昔言以見今之不然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遲遲足不進也。心有違者不忍遽舍而去也。畿疆也。禮人臣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今送者不遠。是不先於所往也。且及疆即止。是并不導之出疆也。故再言伊邇。以異之言無恩禮也。荼苦菜。薺甘菜。以荼苦爲甘。喻已去國之苦。

更甚於茶也。宴樂也。新昏喻用事之臣。如兄弟親任之至也。涇以渭濁。浸浸其汙。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水出今甘肅平涼府鎮原縣開頭山。渭水出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烏鼠山。涇水本清。至陝西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自入渭而始濁。是濁在渭而涇原未濁也。浸浸清貌。汙水滂也。故但觀其汙而涇之本清可知矣。屑潔以與也。宴新昏。新臣用事也。不屑以。故見逐也。是不辨清濁之原委也。逝往也。梁壘石障水以通魚者。發起也。笱竹器以承梁空而取魚者。梁笱喻已在國施設之政治。毋逝毋發。喻其有益於國不可輕改也。閱歷也。

終言我身既不能親歷其事。又何暇憂及身後乎。蓋此身雖去。而戀戀故君情不自己。且又傷其無益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方並木爲舟也。行水曰泳。浮水曰游。有已得者。無未得者。有喪喻急難也。匍匐手足並行。竭蹶之狀。此章極陳昔日致身事君。無不盡心竭力。以起下章也。

不我能償。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于毒。

償養也。阻隔絕也。售賣物出手也。承上章言。今乃不僅不我養。

而反以我爲憐。蓋我前日之德既已隔絕。故我亦如賈之不見售也。有恐生之於恐懼也。有鞠生之於鞠窮也。及爾顛覆。向患難也。又言昔者患難相共。其得以生育者。皆我之力。何今既得生育而視予如毒乎。既云爲憐。又云比毒。極言見惡之甚。勢不能容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漬。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堅。

旨美也。蓄積聚也。旨蓄。喻家稱之屬。御冬。猶言爲退老子孫之計。窮。被逐而無家也。屢言宴爾新昏。深怨任事之臣。主謀逐之也。洗。漬。俱動色惡惡之狀。肄。習也。言洗漬既時。時詒我。我雖欲

不去而不能也。孽既也盡也。無所不用其極也。言獨不一念昔者而竟於我情誼之薄。無不備極乎。猶冀君之悔悟而賜環也。此益宣公爲亡公子時。同患難之臣。藉其力以歸國。既即位。間於執政而被放者。故其辭直而憤然。怨懟亦太甚矣。聖人錄之。益以其眷慕舊君。情不能已於怨。非悻悻者可比也。故曰詩可以怨。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寓公之臣。閔君也。黎侯失國。寓衛。其臣閔君之日微。故勸使歸也。今山西潞安府西南有黎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發語辭微。微，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不歸徒有沾濡之辱而無人庇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君臣一體，故曰微君之故，非怨君也。

寓公而至中露泥中，則主國館客之禮廢，非特不能救患，分災也。衛政之荒可知。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也。黎侯失國，寓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故黎人責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旄丘丘名。誕闊也。叔伯謂衛臣也。不斥君而言叔伯。猶蓋臣僕夫之謂多日言其久也。鄭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蓋以喻衛之緩於救患爲失其職也。故以何誕節起。何多日皆性而疑之辭。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以他國之師也。何其處之安。殆必俟與國耳。何其處之久。殆必連數國之師耳。皆代爲原緩救之故。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言敵也。與同。同與國也。言客久裘敵。非我不東至衛。



而來告也何叔伯至今尚無與同而見救乎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

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子黎侯之子也。蓋是時黎侯已卒而其子尚寓衛也。褻如盛服貌。充耳瑱也。言黎之君臣如此。式微待救而衛之叔伯方且盛服充耳。若無事者。然又以充耳喻塞聽人。雖告急而不聞也。夫至褻如充耳。則望救之心亦絕矣。

衛爲北州大侯。同方之國。救患分災。固其職也。然以宣公之荒淫。方自治之不暇。焉能恤人。錄式微。旄丘。見衛既不能修方伯之職。亦將自及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簡兮賢人自朝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略也再言簡者既略之至也於事無所拘礙雖伶人亦可榮不恭之極致也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中將舞時也前階前也上高也上處近庭之處將舞時所立之位也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碩大也俣俣大貌康堂下當階中地也轡韉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兼言射御角力才無不備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籥如笛三孔執之以吹亦以舞也翟雉羽與鳧皆文舞也赫赤

貌渥厚。漬也。赭赤色。酒客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獻工之禮也。此詳言舞事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似栗而小。可供蓬實。下濕曰隰。苓卷耳也。美人謂文王也。山隰有榛苓。言天下未嘗無材也。故思文王。惟文王能興多士也。然而美人已往。徒使人仰慕乎西方耳。此章始寓不得志之意。而猶託之西方美人。情彌厚而旨彌深矣。

賢人隱於賤官。而上不能舉。則在上者非蔽賢竊位。即無知人之明者也。衛之日衰也宜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衛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衛，欲歸而

義不可，故作是詩。

泌，彼泉水也。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泌，深藏難出貌。泉水出今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俗名百門泉。又

名棚刀泉，世直名爲衛源矣。淇水出彰德府林縣浮山，至濬縣

與泉水合，水上出曰泉，凡地中之泉多靜深而不外流，猶女子

居內無外事也。然衛之泉水尚流于淇，則女子雖當守不出之

義，亦何妨至衛乎？樂好貌，諸姬即下文姑姊也。聊，且也。謀，謀所

懷也。

出宿于泲，飲饒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泚水出河南濟源縣王屋山禰禰廟也女子之嫁由於禰廟一宿曰宿餞祖道送行之禮也謂我姪者吾謂之姑女兄曰姊此言始嫁之時出宿於泚則飲餞於禰矣但女子之有行惟有嫁時遠父母兄弟而已未聞可以更歸也今試問諸姑姊尚有可歸之禮乎時已無父母故無歸寧禮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韋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取有害

于水厓也言婦人嘉會言語之所在房中即相內也脂以膏塗韋也韋車軸也以車加韋而行也邁旋邁往邁速臻至也取王之病也不取猶言不爲病也此又言今者欲歸則當出宿于干且先飲餞于言委膏韋設車遠車而往速至於衛於事亦不爲

病而豈有害於禮乎自商而自疑之也

我思肥泉。茲之未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衆同出異歸。曰肥猶女子始本衛人。而獨歸他國也。茲指肥泉也。不能同歸。故未歎也。然雖不能歸。而思衛之心。終不能已。故既思須。又思漕。皆衛地也。或者駕車出遊。以寫憂乎。言即不可歸。衛豈并不可出遊。亦寓言也。寫散也。

衛女思歸不得。錄以重男女之別。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賁。臣艱困不自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

北門背陽。日光所不到。喻君恩所不及也。殷殷憂甚也。終長也。寔以多人居狹陋局促不能安也。且更貧窮艱難也。是言莫知不可斥君也。接之於天。無可歸咎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譏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政事國事也。一猶皆也。埤。附。隨。責也。言王事國事皆委於我。勞苦甚矣。而寔貧之。至室人又怨。則內外交困。所謂艱也。王事。敕我。政事。一埤。遣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專也。獨也。遺貽摧挫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君之使臣。豈可徒責以事。而不知其艱乎。然北門不慰其君而歸之於天。亦可謂善怨者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國將亂而賢人避去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寒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皆以喻政令慘急。為國將危亡之兆。惠愛行去也。言有惠而好我者。惟攜手同去耳。攜手喻行之當速。而不及持他物也。虛無賢人也。邪無正人也。亟急只近也。且語辭。國而在邪則禍迫矣。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皆疾也。霏雪分散也。歸上去不返也。

莫亦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亦戎服色黑。祭服色狐。邪獸烏。惠烏以喻當國用事皆邪惡之人也。車有爵位者。雖有祿位亦不可戀而不去也。

亂邦不可居而去之尤不可不速。讀此詩者可以見幾而回。有國者之龜鑑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思隱士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女幽閒之女。不求嫁者。以況隱士志不求仕也。姝美也。城隅  
隱僻之處。隱士在城之居也。愛慕也。不見訪而不過也。搔首踟  
躕不自得也。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懌女美。

管筆彊也。焯赤貌。女即指管言。以管喻靜女也。管言其材焯言  
文采外見也。蓋言士雖不仕而材藝威儀無不備具。故說懌之  
也。

自牧歸黃。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牧外野也。隱士在野之居也。歸亦貽也。黃茅始生者柔順潔白  
故云美且異也。女即指黃言。上章以管喻材藝威儀。此章以黃

喻性情德行而又以非黃之美歸美於人愛慕之無已也

愛慕隱士而無招隱之辭豈亦以世亂當隱而有偕隱之志乎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宣公也宣公爲子伋娶於齊至於河上遂自娶之國人爲作是詩

新臺有泚河水瀟瀟燕婉之求蓬蔦不鮮

新臺新築之臺也泚臨水貌瀟瀟水滿貌燕婉順也蓬蔦粗竹席也編以爲困其狀擁腫遠又爲人醜疾之號鮮美也新臺河水指昏娶之地燕婉之求以昏禮本嘉禮也若宣公之娶宣

姜是何異於蓬蔕矣

新臺有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蓬蔕不殄。

酒映水清潔貌。浼浼。水平貌。殄。古腆字。善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鴻。大鴈。離。麗也。魚潛在水。喻伋爲子。鴻飛在天。喻宣公爲君父也。戚施。如蟾蜍。亦醜物也。

昏禮廢而亂亡隨之。故春秋譏不親迎。此詩尤足證也。傳云。宣公恣於夷。姜生急子爲之。安於齊而美。遂自嬰之。生壽及朔。夷姜。嬖夷姜。事有論并附。二姜之事。宋洪容齋隨筆已辨其誣。顧震滄作春秋大事表。蓋未之見也。顧之核年月較

事理視洪似詳而其闢左氏所見略同蓋古禮久湮自左氏已不能循其原委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二子能闢其妄是已而究未晰其所以致妄之故夫禮始於謹夫婦故娶妻必親迎所以別異於奔妾也而士大夫之制雖東修之間不出竟則昏亦不敢越竟矣文王親迎於渭莘國在渭之浹也間闕車之輦兮患變季女逝兮即天子大昏之禮間闕而逝者也雖然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是以昏禮天子必殷國諸侯必朝會於天子大夫亦有因聘使而越竟以娶者凡以重禮厚別謹嫡庶也公羊傳言宋三世內娶非譏宋公三世不行越國親迎之禮降尊失體儕

於大夫士乎若乃始爲大夫昏不越竟繼爲諸侯則又娶於  
隣國不嫌再娶者天子諸侯與大夫名位懸殊禮亦異數而  
后夫人之下原有世婦之班凡所以奉天地社稷宗廟者固  
不得不別求內助以崇重其儀也夫宣公衛之庶孽也獻公  
卽爲武公世子而世子原無昏禮止與士等則夷姜齊姜本  
皆爲公子時娶於國內者也及爲諸侯而宣公又娶於齊獻  
公又娶於賈始以夫人禮此古禮所固然左氏既不詳其禮  
又不考其事而漫爲惡名以加之果足傳信也哉孔子曰益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之謂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傷伋壽也。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殺伋。先侍於隘，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遂以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之，中心養養。

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同影。中心，心中也。養養，憂不定貌。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逝，往也。不瑕，有害者言果不爲病乎，恐其有害也。

宣公之惡至於殺子不顧則忍心極而天性亡矣是故抑風  
終於二子乘舟以爲衛雖亡於懿公而其所以致亡之由實  
宣公爲之禍階也

抑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聖人於二南之後首錄衛詩而先之以抑何也蓋抑者  
北也背也於地爲幽暗於時爲閉塞東遷以後春秋之  
世王道不行夫理將泯之會非獨一衛然也故當其時  
君不君父不父夫不夫三綱數矣幸而爲臣爲子爲妻  
者猶先王之餘澤或能幹盭自靖稍爲維持於其際然  
本實先撥迨皆不至敗亡漸滅不已者也今觀抑詩十



有九篇不爲不多類皆幽憂抑鬱無一優柔和平能自適其性情之正者此後人所以有變風之說歟。

鄘一之四

鄘城今在衛輝府新鄉縣西蓋商都之西邑也至周而地名猶仍其舊故聖人即借之以取義。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卅子妻自誓也卅子死而妻守義母家欲奪而嫁之故作此以自誓。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汎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夫靡它○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中河河中。也。髡髮垂貌。兩髻剪髮。夫。白。子。事。父。母。之。飾。謂。世。子。也。儀。匹。之。至。夫。誓。諒。信。也。末。二。句。誓。辭。也。呼。母。而。告。之。言。母。之。至。尊。如。天。而。其。親。又。如。天。之。處。高。下。濟。不。違。咫。尺。也。況。從。一。而。終。人。倫。所。係。獨。不。諒。人。性。相。近。有。不。可。離。者。乎。言。柏。舟。者。世。子。雖。未。爲。君。而。亦。君。道。所。繫。刑。于。之。化。人。所。仰。望。不。可。苟。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亦匹也。慝邪也。

鄘風首此重妻道也。題名與邶風首篇同。其義同也。一爲純。

臣一爲節婦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疾亂行也宣公卒惠公之庶兄頑烝於宣姜國  
人疾而刺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有刺人之惡而又不可埽則惡甚矣中冓謂牀第之  
私道言醜惡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長則不能盡不如不言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公子頑烝於宣姜於是禮義廢恥掃地淨盥而衛不可以國  
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

君子偕老副拜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  
如之何

君子謂宣公也偕老者婦人從一而終之義在夫人尤不可苟  
也副附也弁衝拜也珈以玉加於首所以副笄也副笄六珈侯  
伯夫人助祭於王之首飾至貴之服即象服也委委佗佗雍容  
自得之貌如山安重如河寬廣也象法宜稱也言容止之美與

副如之服固相稱也。手指宜妻也不淑有淫行也。云如之何失  
借老之義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璜也。象之栴也。揚  
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其指宜妻也。翟闕翟也。侯伯夫人助祭於王之服亦  
貴服也。鬢黑也。如雲多而美也。髦髮髦也。人髮少則以髦益之  
既多且美則不屑髦也。璜塞耳也。象象齒也。栴所以摘髮也。揚  
眉上廣也。且語辭。皙白也。胡然天帝。統言服飾容貌之美。見者  
驚猶鬼神也。

璜兮璜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緗是紕神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璫亦鮮。盛貌。展展衣。禮服也。蒙覆也。縗。縗。縗之屬。縗者當暑之服也。緇。科。去熱之名。以展衣蒙縗。縗爲去熱之服。而禮見賓客也。清視清明也。頰。頰。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言人誠如此。固邦之媛。而無如不淑。失偕老之義也。

此詩專刺宣姜。重君母君夫人之責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宣姜。不淑。延於婦姪。廢御。無不相習。成風也。故爲思之者之言。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蒙女蘿兔絲沫即邶也。鄉近郊也。孟長也。孟姜疑即指宣姜。或其娣姪也。期約也。桑中公桑處也。要猶迎也。上官別宮也。爰采芣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李穀名弋。夏后氏之後。

爰采芣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庸即鄘也。

淫風流行至桑中而已極。然非有作俑者。曷以至是。蓋言流

弊有必如此者耳

鵠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鵠之奔奔刺公子頑烝君母也爲惠公之旨

鵠之奔奔。鵠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鵠。鵠也。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言頑與宣姜非耦。淫亂。鵠不如也。

鵠之疆疆。鵠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自牆有茨至此。歷刺宣姜之淫亂。而其言之本末有如此之切且直者。蓋深惡痛絕。勢不能爲之諱也。由是而圍隨以古。



人道盡而天理滅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文公賴齊桓公之力。既城楚丘國。亡復存。而能動於政治。故詩人美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宿名營室也。方中。昏而正中。斗柄建亥。營作之時也。楚。楚丘也。宮室之外垣也。揆。度也。日。日景也。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度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室。宮中之室也。榛。栗之實。可供蓬實。椅。桐梓漆皆材中琴瑟。爰。伐琴瑟者。莫日可取。

爲琴瑟也。無言所樹亦必皆可用之材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  
焉允臧。

虛故城也。堂楚丘之旁。邑景測景以正方面也。京高丘也。桑桑  
田觀之以察土宜也。升而望望而景景而觀觀而卜建國之法  
無不周也。此章本其始而言。以見建國之詳慎也。

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昧  
北三千。

靈喜零卡也。信人主駕車者。星見星也。說合也。時雨既降。農桑  
務作文公即命信人早駕舍桑田而勞勸之。見公之勤於政本。

也直猶但。也人謂民也。言非但勤民而已。蓋公之操心實深。即考牧而駮牝。且有三千也。馬七尺以上爲駮。凡馬特居四之一。牝有三千。則千乘具矣。此頌禱之辭。謂文公勤儉必能致之也。文公於國亡之後。勤儉中興。實爲春秋時衛之賢主。然自是役屬齊晉。降同小侯。雖時勢使然。抑亦無康叔武公之德。故也。以此詩與淇奥合觀。而聖人之情見矣。

蝦蟆三章章四句

蝦蟆刺衛女既嫁他國。非有歸寧而屢歸也。

蝦蟆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蝦蟆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淫氣之所成也。在東者。暮虹也。此女

子非有淫行也。然既嫁於禮不可歸而屢歸則雖無淫行而行固不以正矣。蝮蝮在上喻其貴也。益本無淫行則人亦莫敢指摘其非而豈知於禮則女子有行已遠父母兄弟不可再歸乎。朝隣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隣升也。西西山也。崇終也。雲氣朝升於西山則不終朝而雨也。上言在東此言隣西。意其或暮或朝來之勤也。崇朝其雨喻其來必有所事也。再言遠兄弟父母極譏歸之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乃如之人。賤而惡之也。懷昏姻如魯杞伯姬來求婦。蕩伯姬來逆婦之類。此屢歸之故也。不知婦人而與國故亦大不足信也。

非恃不足信。抑亦不知命也。如杞伯姬之朝夕於魯。以求死其國。而魯之伐入於杞。彌甚。則昏姻真不足恃。而伯姬之不知命亦甚矣。

婦人無外事。子歸之後。無可妄行。蠱竦所以嚴陰教之防。不待至墻茨桑中。而後謂之不淑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儀威儀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詩之刺。嫌於虐且佞矣。三百篇所僅有也。雖不可定所刺之何人。然疑卽爲文公而發。夫文公以亡國之餘。勤儉興創。不可謂非衛之賢君也。然過爲纖嗇。刻覈而不循乎禮。先公之澤。斬焉。值觀其立國之初。賴齊之力。與邢同建。而其後卽伐齊滅邢。止求一時之利。而絕無理義之心。則其所以爲國者。亦槩可知矣。此其所由卒不能復康叔武公之舊也。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文公下賢也

牙牙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紃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牙牙特出。魏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郊  
鄉外也。紃猶縫也。四之。兩服兩駟。四馬之車也。姝美也。子。男子  
之美稱。謂賢者也。畀與也。言文公出郊。禮賢。儀從嚴整。而賢者  
亦必有以答之也。

牙牙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旗。車前啟行。鳥隼之旗也。屬附庸。曰都。組織維之也。五之。良馬  
駕五馬者。見賓之象。路也。

牙牙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析羽爲旌。旌。車所建。亦干首之設也。城。國城也。祝。同屬繫之也。

六之駕六馬之金路。尤路車之大者。惟同姓得賜。大祭所乘也。衛之賢者。或在郊。或在都。或在城。而文公禮之之勤。不懈於屢出。盛儀如賓祭。所以尊賢也。

國之興也。必先以求賢為急。讀此詩而知與簡兮北門之氣象大不侔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載馳。許穆公夫人作也。夫人宣姜之妾。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息歸唁其兄。而義又不可故作。是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馳驅欲行之疾也。弔失國曰唁。衛侯謂文公也。悠悠道遠也。言



至於潛冀至潛之速也大夫許大夫也車行曰跋水行曰涉言欲歸唁衛侯而許大夫必至跋涉而來追故心以爲憂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嘉善旋回反歸也臧善謀也不遠遠也言大夫既不以我歸爲善則我誠不能歸矣然視爾所謀之不善則我之所思不較遠乎濟渡水處不閔閔也深也言深於爾所謀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阿丘曲丘也蕝貝母也主治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行道尤過穉幼狂妄也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芄芄。麥盛貌。迷時物也。控告也。因。如左傳。因。魏莊子之因。極。幸之往也。所思。不如我。即上章所云。遠且闕也。

此詩之作。本在定之方中之前。取以殿鄘風者。衛自敗亡之後。文公雖獲中興。而終夷於小侯。不能復武公之舊。則其去亡者亦僅矣。為國者所以必兢兢業業。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鄘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鄘風十篇前五篇誌衛亡國之由。首以柏舟立內則而

歎牆茨以下四詩之淫亂以致亡也。後五篇誌文公再造之迹。而干旄以前四詩兩美兩刺。以見文公治國有善有不善。不能幸由前烈也。殿以載馳。則傷衛之亡。終淪於弱。亦猶西周失而東周夷於列國也。故衛風之首不能不慨想於武公。

衛一之五

衛城今在衛輝府東北。二南之後。繼以邶鄘衛。言王者宅中致治。而南北東西四方向風。此國之所以有風也。迨其衰也。主迹熄而風不行。風不行而詩亦廢。今觀列國所存之詩。大都春秋衰世之音。不盡先王之舊矣。此聖人之刪

詩所以興春秋相表裏乎衛水攷附 衛之立名始於禹

貢至周初因水建國而康叔封焉非有二也但水爲動物

經行莫定而古之都邑遷徙亦且無常其無可考者當闕

疑則有可稽者乃能徵信也漢志衛水出常山郡靈壽縣

東北東入滹沱今別名雷溝河出直隸正定府靈壽縣良

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與漢志同其自滹沱入大陸

澤滹沱唐諸水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天津入海

亦於禹迹猶未大異惟因河徙不入河耳禹貢云恒衛既

從文義與雍州漆沮同則所云既從當承上衛漳言謂二

水分流入漳因從漳入河也至康叔始封國名固當因其

都所近之水則必在今正定之靈壽無疑但春秋以前事  
多無攷自入春秋而衛都之屢遷乃一一可數耳後人以  
衛爲叛之舊都而禹貢之衛水遂混入淇濬諸縣之地且  
直以淇泉諸水當之則誤矣殷之王圻千里爲今河北諸  
府分屬直隸山東河南其地甚大康叔所封何能盡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淇奧美武公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  
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隈也猗猗初生美盛貌匪同斐文采著見也君子指武公也

治骨角者既切以刀。銛復砥以鑿。錫治玉石者既琢以錐。鑿復磨以沙石。喻進德修業之無已也。瑟嚴審備武毅。赫啻宣著盛大也。謹忘也。瑟憫赫啻皆形其德容之美。即所謂匪也。故不可謹。此章因竹之始生。喻德之日進。以用功言。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色深茂。盛貌。琇瑩美石也。天子五璜。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石設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此章因竹之浸長。喻德之充盛。以威儀言。

瞻彼淇奥。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

重較分善戲諠分不爲虛分。

善猶積也竹之呈盛密比如積也金錫喻鍛鍊之精純圭璧喻琢礪之寶貴寬肆優裕也倚同倚依也重較卿士之車較兩轡上出軾者兩車兩旁也言德之寬裕如在車中而倚重較也善戲諠不爲虛又能樂易而有節也此章以竹之呈盛喻德之大成而詔動容無不中禮也。

衛風首淇奧傷衛之衰弱而追企武公之盛德也蓋使衛之君復有如武公則衛未嘗不可爲惜乎其無嗣音也而史氏乃云武公篡弒不厚誣乎。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樂賢人獨樂也

考樂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學也。樂樂器也。碩人賢人借以自喻也。言山澗雖狹而碩人考樂於此。未嘗不寬也。方且獨寐其中寤言其中。長誓弗忘其中之樂也。

考樂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邁。

曲陵曰阿。邁過也。草次常經之地。合曲曰歌。邁踰也。

考樂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高平曰陸。軸中處也。宿止息也。弗告不以此樂告人也。

天下未嘗無賢也。但處非其時。過非其人。則寧終老不出耳。



考蔡之碩人，其有伊呂伯仲之思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賤妾而使莊姜失位，故詩人極言其族屬之貴容貌之美，從廢之富以刺莊公之惑，爲不可解也。

碩人其碩，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嬖，諱公維私。

碩人指莊姜也。碩，長貌。錦，文衣也。裝，褱也。衣，錦加褱，不欲文之著也。子者，嫡夫人所生，儀禮所謂女子子也。姜，嫡夫人也。言衛侯之妻，正名分也。雖失位而非賤妾所能奪也。東宮對西而言。

君居西宮世子居東宮故以目世子也邢國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譚國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有譚城侯舉其爵公則在國臣子尊君之稱也譚本子爵言公以見亦國君也女子復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廬舉姻戚極言無一不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柔荑素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則滑膩而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螭螭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好口輔也

盼自黑白分也。此章極言容貌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慎鑣鑣。翟第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說合也。農郊。近郊也。四牡。四馬皆牡也。騶。壯貌。慎。鑣。飾也。馬銜外鑣曰鑣。一名扇汗。人君以朱纁飾也。鑣。鑣。盛貌。翟。翟車也。第。蔽也。夫人之車以翟羽設爲蔽也。此言莊姜來歸之始。車馬之盛如此。國人咸樂以爲小君。故謂諸大夫朝於君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罝濊濊。鱸鮪發發。葭揭揭。庶幾孽孽。庶士有暵。

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浮盛大貌。活活流貌。眾魚也。濊。晉入水聲也。鱣黃魚也。鮪似鱣而小。一名鮪。發發盛也。菜亂也。一名蓀。揭揭長也。庶。姜娣姪也。蓀蓀盛飾也。庶士謂滕。匡竭武貌。此章言齊地廣饒而莊姜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也。

錄碩人溯禍始也。衛以武公之睿聖爲之君。而其後至國亡而不可復振者。由於莊公寵妾匹嫡。積不善以至篡弑。淫亂之故也。故曰治亂之機。本於衽席。有國者可不鑒歟。

氓六章章十句

氓。奔女爲人所棄而自艾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

我愆期于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氓本無田里之民。此因被棄而鄙之。以寓怨之之意。蚩蚩無知貌。布泉也。即錢也。貿易即就也。謀謀令奔也。漢志頓丘縣屬東郡。今在濟縣境。行過將請也。送之而不即行者。故難其事。以窺其意也。又與之期者。溺於欲。以幾其必來。則後亦或免見棄之虞也。

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乘升境毀垣。墻也。復關。氓之所居。不欲顯其人。故託其地。以稱之。泣涕望之。切而憂其爽約也。笑言喜之至而幸得所天也。龜

曰卜者曰筮體卦兆之體也咎凶言占賄財遠徙也此叙及期  
奔從之事言雖心切於奔而亦未嘗不詳慎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沃若潤澤貌喻己之年少色麗也鳩鵲鳩甚桑實也鳩食甚多  
則醉喻人從欲則昏也耽樂也說解說也與士耽昏於欲也不  
可說者昏於欲而不以禮交則一失其身畢生無以自贖也士  
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極言之以自悔而戒人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墮落也以桑葉之黃墮喻己之色衰見棄也但往也三歲食貧者言已雖非聘而奔然食貧三歲則艱苦備嘗亦不宜見棄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婦人車飾一名童容漸車渡淇被棄而歸也秦羞極至也食貧不怨不棄也無故見棄貳行也肉極二三怨之之辭言其德之不可測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者家事無不盡勞也靡有朝者無日不然也旣遂者勤勞治家生理有成也暴被棄也咥突貌悼痛也躬自悼者其始誤於一奔則後雖被棄而無可怨也惟有自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怨見棄也。泮坡也。猶畔也。淇有岸。隰有泮。言物各有閑。不可踰也。總角幼時。未笄束髮爲角也。宴安樂也。言總角之時。止知奔爲安樂。是從欲而忘其泮岸也。晏晚旦阜也。言笑信誓。即總角之宴也。晏晏旦旦。宴之時也。方其宴時。固不思其反也。然而反矣。至於反而後悔。其不思嗟何及哉。亦已而已矣。深自悔恨也。先王制禮。奔者不禁。順人情也。然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固賤者之事。知禮淑慎者不爲也。夫妻要有故。高可使去。則奔妾無故。見出豈足怪哉。此詩雖怨。士之二三。而一則曰不可。



說再則曰有津岸則責人薄而自艾深始雖輕身可賤而終知悔恨尚非沉溺不悟此也朱子引柳子厚之言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則所以垂鑑後來者聖人豈僅取奔女之悔過已哉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既嫁思其不同行之女兄弟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竹竿淇產也爾指竿以喻其人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泉源即仰之泉水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王之難。

瑳鮮白色。笑見齒貌。難行有度也。笑瑳容止可觀也。佩難威儀有度也。此指所思之人也。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漉漉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檜也。與泉水卒章同意。

衛女之詩共有四篇而各不同。泉水思歸而女子以嫁爲歸。義不可歸也。載馳傷衛之亡。思所以救之。然婦人無公事。雖國亡而義不可干也。蝦蟆屨歸非思衛也。亦非爲衛計也。懷昏姻爲子孫慮耳。然甥舅之好非可以女謁先之。而十年不出之義亦非可以年老貽謀而廢之也。故不能免詩人之刺。

此詩則思衛之同志而不得見耳。聖人備錄之，凡以厚男女之別，而不出之義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以童稚嗣立，侈然服成人之服，而猶有童心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草。支同枝。觿角錐也。所以解結。能才能知。知識也。容儀遂成也。帶大帶也。悸帶垂動貌。芄蘭柔弱以喻童子幼穉。非可欲速於成人也。乃能不我知而佩觿垂帶。遂為成人之容。遂乎芄蘭之繁。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知。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韞沓也以朱韋爲之以韞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者即儀禮  
朱極三人君能射御者之佩也甲長也不我甲不能長於我也  
衛之亡也宣公基之惠公成之故錄此詩以著惠公以不我  
知不我甲之人在位三十餘年釀成亡國之禍而懿公之無  
道其末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  
而被出義不可復歸於宋故作是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葦天葦也杭渡也跂舉踵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小舟曰刀木容刀言小也不崇朝可至言近也

齊晉秦楚之伯其兆皆著於詩宋雖不成乎伯而亦不可無所見故特附此并附衛不徒河南辯。衛徒河南之說。總傳皆無明文創自毛詩小序康成鄭氏從之非也。孔疏引鄭志張逸問答云楚宮今何地答曰楚邱在河涕間今東郡界中衛本在河北至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升漕虛望楚邱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因之曰楚邱在涕陰城武縣西南屬涕陰郡猶在涕北故云涕河間此杜氏又從爲之詞亦非也蓋衛本北州大侯古之州牧皆以山川爲

界則衛不得越河而南康成所據不過左傳閔二年宋桓公以兵逆諸河宵濟句意以宵濟爲衛民之渡河而南而不知傳意固謂宋師之渡河而北故濫也虛也楚邱也皆衛地則皆在河北也何以證之春秋於宋襄公自即位至卒俱在衛城楚邱之後遷帝邱之前而衛詩有河廣篇則衛固止在河北而並未濟河審矣若此等處小序亦未可盡廢而其自相矛盾處亦不能掩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從王者之喜憂念其夫也王子頹之亂惠公助頹攻惠王王復位誅頹而從王者國衛人也故其家憂之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伯從王者之行也。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尺而無刃。五兵之一也。前驅。僕右虎旅。諸職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東。東周洛邑在衛東也。蓬花最易飛散。故不櫛之髮似之。膏。澤髮之脂。沐。滌髮之湯也。適。奉容飾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其者。冀望之辭。杲。明貌。衛人助顏爲亂。如雲之蔽日。再言其雨者。一國之人。好亂之情也。號鄭勤王。誅顏惠王。復辟前驅。亦與有勞焉。杲杲出日。婦人喜其夫之從王返正也。首疾。則不止。

於飛蓬矣。然而甘心者，喜其夫之勞於王事，不同衛人之助逆也。

馬得護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護草，鹿患食之可以忘憂，背北堂也。瘳，病也。樹護必於背，護衛人之背於理也。衛人助逆，而前驅勸王，必衛人之所不善也。背者之背，反以不背者為背，故思伯而又使心瘳焉。心瘳則不止首疾而已。

惠公懟周之立黔牟而逐已也。幸周之亂，至助子頽以攻惠王。天理滅矣，然而逆順之理，婦人猶能知之。於此見衛朔之積不善，以至於必亡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憂國必亡也。在位者非其人。禮義蕪恥。直喪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狐。喻之子也。綏綏。妖媚淫邪之態。無裳。則無以飾下體。而蕪恥道喪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涉可危處也。無帶。則身無約束。而放蕩無不爲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無服。則無以飭身。而同人道於禽獸矣。

禮義蕪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爲國之人。而使人

憂其無裳無帶無服雖欲無亡不可得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之亡也桓公救而封之楚丘衛人思其德木知所以報之而作是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楸也瓊玉之美者琚珉玉名以美玉報微物而猶云未足報其德位藉以求好而已極言齊桓存亡之德之大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桃似木瓜而圓小瑤白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李榘榼也。致黑王也。

五伯奔桓爲辱於此詩不沒其功。衛詩殿以木瓜。衛雖國  
亡重建而自是以後止。知有伯不知有王。王迹遂熄也。

衛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詳釋衛風十篇其所以次第終始之故固亦無不瞭然  
耳。乃衛事詳列三國存詩幾四十篇而魯獨無風。何也  
曰魯爲宗國又聖人父母之邦猶之手宋不可錄也。然  
則魯以忌諱之故僅存魯頌四篇而風遂無徵乎。白魯  
衛之政兄弟也。錄抑鄘衛而魯可知矣。是故讀抑之柏  
舟而魯隱猶衛榼也。讀綠衣燕燕而出姜之失位大歸。

猶莊姜戴鳩也。讀日月終風而暈遂之助軌佞暴戾猶  
州吁石厚也。讀擊鼓而柔溺之會盟會伐猶孫子仲也。  
讀凱風而魯莊與三桓曾七子之不若也。讀雄雉苦菜  
而魯之士大夫可知也。讀谷風而知三桓專魯異已必  
逐也。讀式微旄丘則紀侯猶黎侯也。讀簡兮即展禽之  
爲士師也。讀泉水蝦蟆載馳竹竿而知祀伯姬蕩伯姬  
之來皆非禮也。讀北門北風而桓莊之年馭臣行政何  
異也。讀靜女考桑則魯之隱賢亦必不少也。讀新臺桑  
舟則先盟孟任後入哀姜召亂一轍也。讀廊之柏舟則  
紀叔姬之貞節足尚也。讀牆茨偕老桑中鷄奔則文姜

哀姜之淫亂不至亡國不止也。讀定之方中而魯僖之中興可想也。讀相鼠而知滅項伐齊至己楚師魯僖與衛文固無異也。讀干旄而有駉泮水之頌亦無黍也。讀淇奧不禁慨想魯公孝公之德也。讀碩人而知魯惠之嬖仲子未嘗爲孟子聲子地。魯文之廢敬嬴未嘗爲出姜地也。讀芄蘭而知魯桓莊之幼稚猶之衛惠也。讀河廣則祀叔姬之歸喪亦非禮也。讀伯兮則魯莊從四國以旅拒王師猶之衛朔助顏也。讀有狐則如公孫敖叔孫僑如之儔焉可世卿也。讀木瓜而後知高子來盟魯人至今猶望也。故魯論記聖人之言曰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

王之一六

王者何存其號焉爾周之興也周南以君之名南以相之而東西南北莫不環衛乎王室不言王而莫敢不王也迨其東遷政令不行王室儕於列國參聖人特爲之因名定分以正君臣之義故其詩不曰洛而曰王其地則周之東都洛邑方六百里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

黍離三章章八句

黍離怨宗周致亡之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七字句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八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稷皆穀名。離離垂貌。穀始生曰苗。適往也。靡靡往而忘返也。搖搖無所定也。黍離而西。周邊稷苗而東。周微矣。此微辭也。行適靡靡。則東周不復西矣。能無憂乎。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心有憂而人不知。則亦已矣。乃天亦若遠而不可問也。何人非不知其人。但怨之深而又不忍斥言之耳。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適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吐秀也。稷穗垂而實小。皆以喻東周之卑微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適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粘而稷不粘。故黍實以離而散。稷實則雖欲合而不能傷。東周之不能有爲也。嗟食哽也。

王風首此。見西周之遂亡而東周不能復興也。所謂此何人者。幽王不足責矣。其即刺平王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東遷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指平王也。或統其時。當國公卿言之。于往也。役行役謂東



遷也期歸期也既東不復西故不知其期也曷至者東都非安宅也鑿牆而棲曰蟫言畜產俱有棲來而役者獨無歸宿則不思之甚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柶。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佸會樂戎。括至也。苟無飢渴者偷苟之至。但求免目前之飢渴無遠志也。

此詩與小雅漸漸之石相似而有家國之別故有風雅之分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刺苟安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指平王也。陽陽舒肆貌。簧笙等管中金葉也。由從也。房房中也。室前有堂。後有房。其樂只且。譏安於近而無遠慮也。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貌。翫舞也。舞者所持教舞位也。

平王君臣當東遷以後。正枕戈寢苫。卧薪嘗膽。以圖復興之秋也。今乃陽陽陶陶。鼓簧舞翫。以自樂。則失其志矣。此東周所以遂卑而不可復振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戍者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悠揚也。水勢弱則不能流束薪。喻王室卑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也。彼其之子。指諸侯之當戍者。戍屯兵以守也。申國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平王母家也。申近荆楚。數被侵伐。故平王遣圻內之民戍之。曷月還歸。久戍無代。無歸期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甫亦姜姓國。即呂也。故呂城在南陽縣西。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

哉

蒲蒲柳也許亦姜姓國今河南許州直隸州俱與申近楚者

朱子曰申侯與戎攻周弑幽王則申侯者主法所必誅幸王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君爲不赦至以復讎討賊之師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志親逆理而得罪於天爲已甚矣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主畿甸地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師遠爲諸侯戍守而又瓜代無期使之興怨則其衰弱無政亦

可見矣。主迹熄而春秋作，豈不以此哉。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素婦怨也。凶年饑饉，室家不能相保，遂至相素，故怨也。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過人之艱難矣。

推，免虧今益母草也。嘆，燥也。推本易生之物，然過燥而乾，則不能生，以喻己之見素也。仳，離者本不忌離而饑饉見迫，不能不相素也。嘒，嘆聲艱難窮厄也。

中谷有推。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過人之不淑。

矣。

脩長也。古菴之長者俱乾也。條亦長也。獻同嘯。夫婦大倫。非可  
因窮見棄。故以不淑刺之。

中谷有菴。暎其漙矣。有女仳離。嘔其泣矣。嘔其泣矣。何嗟及矣。  
暎漙者卑。甚則生於漙者亦不免也。嘔泣貌。何嗟及者無所歸  
咎也。

此見周之政荒。民散不可復圖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傷時事。日非也。

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

無咎

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雄性能介。解兔羅網也。言張羅本以取兔。今乃兔脫而雄離之。喻小人狡詐幸免。而君子忠直受禍也。尚猶懼憂也。生初無為而生後逢憂。時事日非也。尚庶幾也。叱動也。尚寐無咎。不願見也。

有兔爰爰。雄離於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罟覆車可以掩兔。連為覺寤也。

有兔爰爰。雄離於罟。我生之初。尚無厲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聽。

量腹也。亨類庸用聰聞也。

東遷而像猶江河之日下。故生斯世者不樂其生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刺王素親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絲絲不絕。貌岸上曰滸。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喻遠兄弟者必至。

本根失蔭也。故云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絲絲葛藟在河之汭。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汭水渚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曰滑昆向父兄也

周道親親所以興也其衰也素親從奸先後一轍故角弓之刺不已而又有葛藟之刺至襄王伐鄭而終於被出木亦可鑒也哉

采芣三章章三句

采芣歌賢人多隱避也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指賢人也芣可爲衣喻賢才之有用也采芣言其託以避也  
不見則不復出矣故思之深一日如三月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殺萬也。有香氣。祭則燭。以報氣。可以格神。三秋猶言三倍其

三月也。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水章亦萬屬。可以炙痛。蕭艾亦俱喻賢也。

世衰道微。君子見幾而作有心。斯世者所深憂也。故以不見傷之。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私邑。謹治也。朱子曰。周象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

其私邑者。故志淫者。畏不敢舟而作是詩。

大車檻檻。轟衣如英。豈不爾思。畏子不欺。

大車夏夏夏纓之屬。植樞車行聲。纓衣五命之服。夏蒼色也。爾指所思者。子謂大夫也。不敢不敬。亦不敢弁也。

大車。嚙嚙。纓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弁。

嚙嚙。重遲貌。璫。玉赤色。五色備故有赤。

殺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殺。牛穴。瘞。瘞。明也。以死相誓。滿於情而不返也。

哀世禮教陵遲。民皆狎於不順。雖以政刑齊之。亦終倖免無恥。蓋先王之澤既斬。而於此又見有天下國家者。非禮無以政治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賢所居者麻。賢所植者。彼指丘與麻而言。子嗟賢者之字。將願也。施施難進之意。賢者隱於丘中。以樹麻爲事故。以其不出。爲若丘麻留之也。然園不可以無賢。故望其來。而又慮其難進。而未必來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賢者之字。來食則不家食矣。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之子通指子嗟子國也。貽我佩玖。則來不徒來。必能有益人國。

矣。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周之所以興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周之所以亡也。然則周之東。東周之日衰。而不可復興者。惟無人焉。故爾。故以思賢終之。

王十篇二十八章百五十六句

衛風終於木瓜。伯功與參。繼衛以王。何也。伯功之興。由於王之不王也。今詩十篇。不爲少矣。而習其句讀。類皆衰颯愁苦。嗒然委靡。絕無激昂奮發之意。此亡國之音也。其必不可以復振矣。故曰。謂之王者。存其號焉爾。